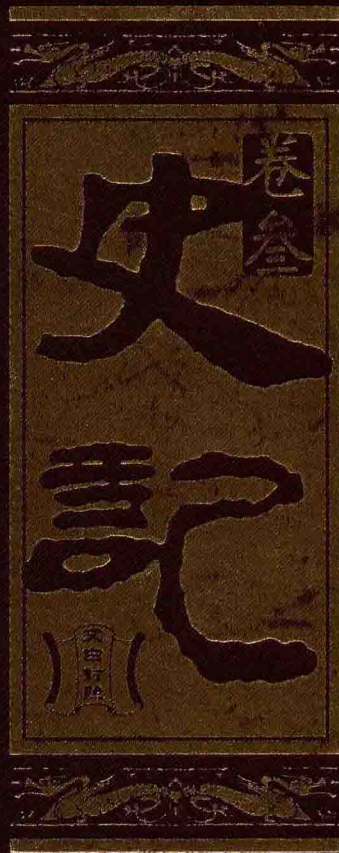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史記

卷三

史記行略

文白对照图文珍藏本

史記

第三册

SHIJI

WENBAIDUIZHAO

原著 司马迁



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申明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史记：文白对照插图本·第3册 / 孙勇红主编. — 延吉：
延边人民出版社，2009.2

(中国史书)

ISBN 978-7-5449-0516-9

I. 史… II. 孙… III. ①中国—古代史—纪传体②史记—
译文 IV. K20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26467 号

中華傳世經典之 史記
文白对照图文珍藏本

中国史书·文白对照图文珍藏本史记

出版发行：延边人民出版社

(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363 号 <http://www.ybchs.com>)

印 刷：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×1230 1/16

印 张：200

字 数：3840 千字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5449-0516-9

版 次：2009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5000 册

总 定 价：1960.00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ISBN 978-7-5449-0516-9



9 787544 905169 >



文
白
对
照
图
文
珍
藏
本

列传

第五章

上

史

WEN BAI DUI ZHAO

记

史記 第六十一卷

伯夷列传



【太史公曰】虽然伯夷、叔齐虽然不赞成“以暴易暴”的做法，但是避开“以暴易暴”的途径，却并非庄子所说的根本性的“洁”。伯夷、叔齐的道德困境证明了他们方法论的错误。所以鲁迅先生说：“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，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，只有明明暗暗，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，这才赠人以‘犯而勿校’或‘勿念旧恶’的格言。”“以暴易暴”的非法性不能以“不念旧恶”为前提，“不合作”的义举也决不能以饿死为代价。

①索隐按：孔子系家称古诗三千余篇，孔子删三百五篇为诗，今亡五篇。又书纬称孔子求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，迄秦穆公，凡三千三百三十篇，乃删以一百篇为尚书，十八篇为中候。今百篇之内见亡四十二篇，是诗书又有缺亡者也。

②索隐盖杨惲、东方朔见其文称“余”，而加“太史公曰”也。

③索隐于嗟，嗟叹之辞也。徂者，往也，死也。言已今日饿死，亦是运命衰薄，不遇大道之时，至幽忧而饿死。

怨邪非邪

夫学者载籍极博，犹考信于六。《诗》、《书》虽缺^①，然虞夏之文可知也。尧将逊位，让于虞舜，舜禹之间，岳牧咸荐，乃试之于位，典职数十年，功用既兴，然授政。示天下重器，王者大统，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，许由不受，耻之逃隐。及夏之时，有卞随、务光者。此何以称焉？

太史公曰：余登箕山^②，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，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详矣。余以所闻由、光义至高，其文辞不少概见，何哉？孔子曰：“伯夷、叔齐，不念旧恶，怨是用希。”“求仁得仁，又何怨乎？”余悲伯夷之意，睹轶诗可异焉。其传曰：

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，及父卒，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：“父命也。”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国人立其中子。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，盍往归焉。及至，西伯卒，武王载木主，号



伯夷像

为文王，东伐纣。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：“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谓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谓仁乎？”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：“此义人也。”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乱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、叔齐耻之，义不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，作歌。其辞曰：“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？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！”遂饿死于首阳山。

由此观之，怨邪非邪？

学者们记事的典籍虽然很多，可仍然要以《六经》——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作为征信的依据。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虽有缺损，但是记载虞、夏两代的文字，依然可以得见的。尧将退位，让给虞舜，舜将让位给禹的时候，四方诸侯之长和州牧们都来推荐，才让他们先代理职位。主持职务数十年，功力效用都非常显著了，然后把政权交给他们。这是表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，王位是极重大的法统，所以，传授天下是如此的困难啊！可是有人传说：“尧想把帝位让给许由，许由不肯接受，以为是一种羞辱而逃走隐居起来。到了夏朝的时候，又有卞随、务光两位隐士。”这种事又要如何解说呢？



》》叔齐像

太史公说：“我登过箕山，山上说是有许由的坟墓哩！孔子论列古代仁圣贤人，如吴太伯、伯夷等辈算是详细得很。但依我所听到的，许由、务光的气节非常的高，但在经书里有关他们的文辞记载却一点也没见到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孔子说：“伯夷、叔齐不会记挂着别人过去的不是，因此怨恨他的人也少了。”又说：“希求仁德而得到仁德，又有什么好怨恨的呢？”对伯夷、叔齐的用心我感到悲伤，但看到他们遗留下来那些逸诗，可又为他们感觉有点儿诧异！他的传记上说：

伯夷、叔齐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。父亲想将王位传给叔齐，等到父亲死后，叔齐要让位给伯夷，伯夷不肯接受：‘这是父亲的遗命啊！’于是逃走了。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了，国人只好立第二个儿子为王。这时候，伯夷、叔齐听说西伯昌擅长让老人得到充分的照顾，心想：‘何不去归附他呢？’等到达的时候，西伯已经死了。武王车载着神主，说是奉了文王的遗命，东去讨伐商纣。伯夷、叔齐便扣住武王的马，谏诤说：“父亲死了不安葬，却要发动刀兵打仗，能说是孝子吗？做臣子的要去弑杀国君，可说得是仁者吗？”武王左右的人想要杀掉他们，太公说：“这是有气节的人啊！”于是把他们搀扶开去。等到武王平定殷纣的暴乱以后，天下都归附周朝了，而伯夷、叔齐却耻于做周的臣民。为了坚守节义，便不吃周的米粮。隐居在首阳山，采些山菜来充饥。等到饿得将死的时候，作了一首歌，歌辞说：“登上那个西山呀！去采些薇菜。以暴臣取代暴主，还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哩！神农、虞夏的时代已很快地过去了，叫我到哪里去好呢？唉！我将死了，命运真是哀薄啊！”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。

依这样看来，伯夷、叔齐是怨呢？还是不怨呢？

天道是非

或曰：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”若伯夷、叔齐，可谓善人者非邪^①？积仁絮行如此而饿死！且七十子之徒，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。然回也屡空，糟糠不厌，而卒蚤夭。天之报施善人，其何如哉？盗跖日杀不辜，肝人之肉，暴戾恣睢^②，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，竟以寿终。是遵何德哉？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。若至近世，操行不轨，专犯忌

①索隐又叙论云若夷、齐之行如此，可谓善人者邪，又非善人者邪，亦疑也。

②索隐暴戾谓凶暴而恶戾也。邹诞生恣音资，唯音千余反。刘氏恣音如字，唯音休季反。恣睢谓恣行为睢恶之貌也。正

义睢，仰白目，怒貌也。言盗蹠凶暴，恶戾，恣性，怒白目也。

③正义徇，才迅反。徇，求也。瓊云：“以身从物曰徇。”

④正义趣音趋。舍音舍。趣，向也。舍，废也。言隐处之士，时有附骥尾而名晓达；若堙灭不称数者，亦可悲痛。

讳，而终身逸乐，富厚累世不绝。或择地而蹈之，时然出言，行不由径，非公正不发愤，而遇祸灾者，不可胜数也。余甚惑焉，傥所谓天道，是邪非邪？

子曰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亦各从其志也。故曰“富贵如可求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”。“岁寒，然知松柏之后凋”。举世混浊，清士乃见。岂以其重若彼，其轻若此哉？

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贾子曰：“贪夫徇财^③，烈士徇名，夸者死权，众庶冯生。”“同明相照，同类相求。”“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伯夷、叔齐虽贤，得夫子而名益彰。颜渊虽笃学，附骥尾而行益显。岩穴之士，趣舍有时若此，类名堙灭而不称，悲夫^④！闾巷之人，欲砥行立名者，非附青云之士，恶能施于世哉？



采薇图

有人说：“天道是没有偏爱的，只是常常帮助好人。”而像伯夷、叔齐可以称得上是好人了！难道不是的吗？这样地聚积仁德、修养品行，竟然饿死了。再说七十二位贤人里，孔子特别赞美颜渊好学，可是颜回常常闹穷，连最粗糙的食物都吃不饱，而终究早死了。上天对于好人的报偿，怎么是如此的呢？盗跖常常杀死无辜的人，烤人肉来吃，放纵暴厉，聚集朋党几千人，横行天下，却反而能够长寿以终，这又是依循何种德行的啊！这些都是比较显明的例子了。像到了近代，行为不循法度，专作犯法坏事的，却能终身安逸享乐，富贵丰厚，几代不断。而有的人居住都要选择地方，该说话的时候才说话，走路不走小径，不是公正的事不奋发去做，然而却遭遇灾祸的，简直数也数不清。我实在也觉得很迷惑，倘若这就叫做天道的话，那么，天道到底是对呢？还是错呢？

孔子说：“志向不同的人，不能互相的谋划。”也只好各自遵从自己的意志去做了。所以说：“富贵如果可以求得的话，虽是赶车子的贱役，我也愿意去做。如果不能勉强求得的话，还是依照我所爱好的去做了。”“天气寒冷，才会晓得松柏是最后凋谢的。”世俗混浊不堪，清

史記 第六十二卷

管晏列传



【太史公曰】我读管仲的《牧民》、《山高》、《乘马》、《轻重》、《九府》诸篇，及《晏子春秋》，他们所论述的实在非常详细了。已经看过了他们所著的书，又想要看看他们的生平事迹，所以编写了这篇传记。至于他们的书，社会上非常多，所以在这篇传记里不再论述，而只论述他们的轶事。

管仲是世人所称道的贤臣，但是孔子却看不起他。难道是因为周道已经衰败，桓公又很贤能，管仲不竭力辅佐他行王政，而仅称霸吗？《孝经》上说：“顺从君上的美德，纠正君上的过恶，所以君臣上下能亲密相处。”这大概就是说的管仲吧？

当晏子趴在齐庄公的尸体上为他哭泣，成礼以后才离去，这哪里是所说的见义不为无勇的人呢！至于晏子劝谏国君，当面冒犯他，这不就是所说的上朝办公就想着要尽心侍奉君上，下朝回家就想着要补救过错的吗？假使晏子现在还活着的话，我就是替他拿着马鞭子赶车，也是心甘情愿的！

正义管子云：

“相齐以九惠之教，一曰老，二曰慈，三曰孤，四曰疾，五曰独，六曰病，七曰通，八曰赈，九曰绝也。”

②集解管子曰：“四维，一曰礼，二曰义，三曰廉，四曰耻。”

③正义三归，三姓女也。妇人谓嫁曰归。

提倡给予

原文 管仲夷吾者，颍上人也。少时常与鲍叔牙游，鲍叔知其贤。管仲贫困，常欺鲍叔，鲍叔终善遇之，不以为言。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，管仲事公子纠。及小白立为桓公，公子纠死，管仲囚焉。鲍叔遂进管仲。管仲既用，任政于齐^①，齐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管仲之谋也。管仲曰：“吾始困时，尝与鲍叔贾，分财利多自与，鲍叔不以我为贪，知我贫也。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，鲍叔不以我为愚，知时有利不利也。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，鲍叔不以我为不



管仲像

肖，知我不遭时也。吾尝三战三走，鲍叔不以我怯，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纠败，召忽死之，吾幽囚受辱，鲍叔不以我为无耻，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。”鲍叔既进管仲，以身下之。子孙世禄于齐，有封邑者十余世，常为名大夫。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。管仲既任政相齐，以区区之齐在海滨，通货积财，富国强兵，与俗同好恶。故其称曰：“仓廩实而知

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，上服度则六亲固。四维不张^②，国乃灭亡。下令如流水之原，令顺民心。”故论卑而易行。俗之所欲，因而予之；俗之所否，因而去之。其为政也，善因祸而为福，转败而为功。贵轻重，慎权衡。桓公实怒少姬，南袭蔡，管仲因而伐楚，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。桓公实北征山戎，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。于柯之会，桓公欲背曹沫之约，管仲因而信之，诸侯由是归齐。故曰：“知与之为取，政之宝也。”

管仲富拟于公室，有三归^③、反坫，齐人不以为侈。管仲卒，齐国遵其政，常强于诸侯。百余年而有晏子焉。

 管仲名夷吾，是颖上人。年少时曾与鲍叔牙交往。鲍叔牙知道他很有才能。管仲贫乏困穷，常常骗取鲍叔牙的财物。鲍叔牙一直待他很好，从不提起这件事。后来鲍叔牙侍奉齐国公子小白，管仲侍奉公子纠。等到小白即位为桓公，公子纠被杀，管仲就被囚禁了。鲍叔牙因而把管仲推荐给桓公。管仲做了齐相之后，执掌齐国的政事，齐桓公因而成为霸主，九次会合天下的诸侯，拥护周室，使天下复归于正。这是管仲的智谋。管仲说：“从前我困穷的时候，曾经和鲍叔牙合伙做生意。分钱的时候，自己多分给自己。鲍叔牙并不认为我贪财，因为



》》 管仲像

他知道我很贫穷。我曾经替鲍叔牙谋事，而鲍叔牙反而更加困窘。

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愚笨，因为他知道时机有利有不利。我曾经三次出仕，三次被君主罢斥。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没有才能，因为他知道我时运不好。我曾经三次带兵打仗，三次战败退回。鲍叔牙并不认为我胆怯，因为他知道我家中有老母。公子纠与小白争君位失败，召忽自杀，我忍辱被囚。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无耻，因为他知道我不羞小节，而以功名不显扬于天下为耻。生我的人是我的父母，了解我的人却是鲍叔牙先生！”鲍叔牙把管仲推荐给桓公以后，自己处在管仲以下的官位。子孙世世代代在齐国享有俸禄，有封地的十几代。他们在齐国大多是有名的大夫。天下的人不称道管仲的贤能，而称道鲍叔牙能识拔人才。管仲做了齐相，掌管齐国的政事以后，由于齐国小，又处在东海边上，所以就发展工商业，赚取钱财，以使国家富足，军力强大，并且和人民的好恶相一致。所以在他所著的《管子》书中说道：“仓廩里充满了米谷，人民才能顾虑到礼节；衣服食物不缺乏，人民才能知道荣辱；在上位的人遵行礼度，父母兄弟妻子的关系才能亲密；礼义廉耻若不能施行，国家就要灭亡；颁布的命令如同有源的流水，那么政令就能顺合人民的心愿。”所以他的政论平易而又容易施行。人



》》 管仲拜相

齐桓公即位后，旋即打败鲁国，逼鲁庄公杀了公子纠，献出召忽，召忽殉节自杀。唯独管仲忍辱做了囚犯，被押回国。齐军主帅鲍叔牙是管仲的好友，知管仲是一个有才干的人，便在路上释放了管仲，并竭力保举管仲为相，齐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意见，不计前嫌，重用管仲，拜其为相。

民所需要的，就替他兴办；人民所不愿要的，就废置而不行。他在推行政事的时候，擅长把本来有害的事变成有福的事，把本来要失败的事，转变为成功的事。重视衡量轻重的法度，审慎对事情的权衡。齐桓公本来因为生蔡姬的气，南下袭击蔡国。管仲因而劝桓公讨伐楚国，责问楚国不把菁茅贡献给周室；齐桓公本来是北面征讨山戎，管仲因而劝燕国重修召公时的政治。齐鲁两君在柯地开会时，齐桓公想背弃他与曹沫所订的盟约，管仲因而劝桓公信守条约，诸侯因此都归服齐国。所以管子说：“知道给与就是获取，是为政的法宝。”

管仲的财富和公室相等，有三归台和反玷，齐国人并不以为他奢侈。管仲死后，齐国遵循他的政治法度，常在诸侯间为强国。百余年以后，齐国又有晏子。

注 ①正义縲音力追反。縲，黑索也。继，系也。晏子春秋云：“晏子之晋，至中牟，睹弊冠反裘负薪，息于途侧。晏子问曰：‘何者？’对曰：‘我石父也。苟免饥冻，为人臣仆。’晏子解左骖赎之，载与俱归。”按：与此文小异也。

晏子识人

原文 晏平仲婴者，莱之夷维人也。事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，以节俭力行重于齐。既相齐，食不重肉，妾不衣帛。其在朝，君语及之，即危言；正言谓己谦让，非云功能。语不及之，即危行。国有道，即顺命；无道，即衡命。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。

越石父贤，在縲继中^①。晏子出，遭之涂，解左骖赎之，载归。弗谢，入闾。久之，越石父请绝。晏子矍然，摄衣冠谢曰：“婴虽不仁，免于于厄，何子求绝之速也？”石父曰：“不然。吾闻君子拙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。方吾在縲继中，彼不知我也。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，是知己；知己而无礼，固不如在縲继之中。”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。

晏子为齐相，出，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。其夫为相御，拥大盖，策驷马，意气扬扬甚自得也。既而归，其妻请去。夫问其故。妻曰：“晏子长不满六尺，身相齐国，名显诸侯。今者妾观其出，志念深矣，常有以自下者。今子长八尺，乃为人仆御，然子之意自以为足，妾是以求去也。”其夫自抑损。晏子怪而问之，御以实对。晏子荐以为大夫。



晏子像

译文 晏平仲名婴，是春秋齐国莱地夷维邑人，辅助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，以节俭力行，为齐国所敬重。做了齐相以后，吃饭不吃两道肉食，妾不穿绸衣。他在朝廷上，国君和他说话，他就正言以对；不和他说话，他就端正其行为。国家有道的时候，他就顺从命令去做事；无道

的时候，他就衡量命令，可以施行，才去照办。因此他在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三代，名声都显扬于诸侯。

越石父贤能，因罪拘系为人服劳役。晏子到晋国去，在路上遇到他。解下车子左边的马把他赎了出来，一同坐车回来。回到家之后，晏子没有向他说一声，就进入内室。过了很久，晏子尚未出来。越石父请求离去。晏子感到很惊异，整理好了衣服帽子向他谢罪说：“晏婴虽然德行不好，可是也把您从困厄中解救了出来。为什么您这么快就要离去呢？”越石父说：“话不是这样说。我听说君子对于不知己的人，可以受委屈；但对于知己的人，意志应该得以伸展。当我被拘系为人奴仆的时候，那是因为他们不知我。您既然因为了解我而把我赎出来，便是我的知己。知己的人竟然对我无礼，倒不如做人家的奴仆好！”晏子于是把他请入内室作为上宾看待。

晏子做了齐相，有一天坐车外出。他的车夫的妻子从门缝中偷看他的丈夫。看到他的丈夫替相国驾车，抱持着大的车盖，鞭打着驷马，扬扬得意，自以为了不起。等到回家，他的妻子请求离去。丈夫问他原因。妻子说：“晏子身高不到六尺，做了齐相，名声宣扬于诸侯之间。今天我看他外出，思虑很深，时常有谦虚卑逊的表情。你身高八尺，却替人驾车。而且看你的神情，自以为志得意满，因此我才要和你离开。”自此以后车夫的态度非常卑逊。晏子觉得很奇怪，便问他。车夫把实情告诉了晏子。晏子便推荐他做了大夫。



》》晏婴像

晏婴（？～公元前500年）即晏子，字平仲，春秋时齐国人，历事齐灵公、齐庄公和齐景公三世，皆为卿。

史記 第六十三卷

老子韩非列传

【太史公曰】老子讲究道、虚无，顺应变化于无为之中，所以他所写的《道德经》，文辞微妙难懂。庄子宣歆《道德经》，放任言论，但其理论最后亦归之于自然之道。申不害勤奋自勉，施之于名实的追求。韩非引用法令作为规范行为的准绳，切中事实，明察是非，用法极为苛刻，对人绝少施恩，这一切都根源于道德的理论，如此说来老子的理论是最为深远的了。

①集解徐广曰：

“实百一十九年。”

②索隐音古雅反。正义作“瑕”，音霞。

③索隐按：咄音黠。黠，退而之也。

④索隐诋，诋也。诋音邸。訛音紫。谓诋訛毁誉孔子也。

⑤索隐孤者，小也，特也。原为小豚不可得也。正义不群也。豚，小猪。临宰时，原为孤小豚不可得也。

道法自然

【原文】老子者，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，姓李氏，名耳，字聃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孔子适周，将问礼于老子。老子曰：“子所言者，其人与骨皆已朽矣，独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时则驾，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。吾闻之，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骄气与多欲，态色与淫志，是皆无益于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，若是而已。”孔子去，谓弟子曰：“鸟，吾知其能飞；鱼，吾知其能游；兽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为罔，游者可以为纶，飞者可以为矰。至于龙，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子，其犹龙邪！”老子脩道德，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。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关，关令尹喜曰：“子将隐矣，强为我著书。”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终。或曰：老莱子亦楚人也，著书十五篇，言道家之用，与孔子同时云。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，或言二百余岁，以其修道而养寿也。



老子像

至于龙，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子，其犹龙邪！”老子脩道德，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。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关，关令尹喜曰：“子将隐矣，强为我著书。”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终。或曰：老莱子亦楚人也，著书十五篇，言道家之用，与孔子同时云。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，或言二百余岁，以其修道而养寿也。

自孔子死之百二十九年^①，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：“始秦与周合，合五百岁而离，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。”或曰儋即老子，或曰非也，世莫知其然否。老子，隐君子也。老子之子名宗，宗为魏将，封于段干。宗子注，注子宫，宫玄孙假^②，假仕于汉孝文帝。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，因家于齐焉。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^③，儒学

亦绌老子。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岂谓是邪？李耳无为自化，清静自正。

庄子者，蒙人也，名周。周尝为蒙漆园吏，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。其学无所不窥，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。故其著书十余万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作《渔父》、《盗跖》、《胠箧》，以诋訾孔子之徒^①，以明老子之术。《畏累虚》、《亢桑子》之属，皆空语无事实。然善属书离辞，指事类情，用剽剥儒、墨，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。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，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。

楚威王闻庄周贤，使使厚币迎之，许以为相。庄周笑谓楚使者曰：“千金，重利；卿相，尊位也。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？养食之数岁，衣以文绣，以入大庙。当是之时，虽欲为孤豚^②，岂可得乎？子亟去，无污我。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，无为有国者所羁，终身不仕，以快吾志焉。”



》》 庄子像

庄周是战国著名的道家思想代表，他提出“道法自然”，道的最后归宿是泯灭一切差异，主张消极无为和绝对的精神自由。

 老子，是楚国苦县（今河南鹿邑县东）厉乡曲仁里人，姓李名耳，字聃（一说字伯阳），是周藏书室的管理人员。孔子至周，将向老子问礼。老子说：“你所说的人，他的人和骨骼都已腐朽了，只有他的言论还在。况且一个君子，如果得着政治机会，就做官，坐马车；得不着政治的机会，就像蓬蒿一样，流移而行。我听说：会做生意的良贾，把宝贝严密地保藏，不让

别人看见，仿佛什么也没有似的，而君子之人，身有盛德，其容貌应谦退就像愚鲁之人似的，要把骄气与多欲，姿态容色与淫欲之志都去掉，这些对你都没有好处的，我要告诉你的，就是这些而已。”孔子离开周以后，告诉他的学生说：“鸟，我知道他能飞天；鱼，我知道它能游于深水；走兽我知道它能在旷地跑。在旷地跑的走兽，可以用网去捉；深水的鱼，可以用钓线去钓；在天空飞的鸟，可以用猎箭去射。至于龙，我不知它是不是乘驾风云而升天的。今天我看见老子，他大概就是龙吧！”老子讲修道德，他的学说以自隐无名为主。久住周国，看到周国衰微下去，于是离去，经过函谷关，关令尹喜说：“你将要隐居起来了，请尽力为我著书吧！”于是老子就著述《道德经》上下二篇，谈论“道”与“德”之意五千多字，然后离去，也就不知他终老于何处。也有人说，有一个叫做老莱子的，也是楚国人，著书十五篇，谈论道德的体用，跟孔子同一时代的。老子大概活了一百六十多岁，也有人说活了二百多岁，因为他能讲修道德，所以可以保有长寿。

》》 老子帛书

老子帛书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，分甲乙两种写本，并各附古佚书四篇，帛书抄成于西汉初年，是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重要典籍。

自从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，史书上记载周太史儋见过秦



献公，并说：“开始时，秦跟周是合并的，大约合五百年而后分离，分离七十年而后有称霸称王的人出现。”所以有人说儋就是老子，也有人说不是，世人始终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。但老子确是个隐君子。老子的儿子名叫宗，宗曾做过魏国大将，封在段干这地方。宗的儿子叫注，注的儿子叫宫，宫的玄孙叫假，假在汉文帝时做过官，而假的儿子解是胶西王卬的太傅，因此世代都住在齐地。一般学老子学说的人，往往要贬斥儒学，而研究儒学的人，也不免会贬斥老子，大概就是所谓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的缘故吧！李耳在政治上主张无所作为而自化，清静不挠而民自归于正。

庄子，是蒙地人，名叫周。庄周曾经做过蒙地漆园的官吏，跟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代。庄子的学问非常渊博，研究的范围无所不包，然而他的理论根源却是属于老子的系统的。所以他所写的书虽有十多万字，但大体都是寓言的文字。他曾写《渔父》篇、《盗跖》篇、《胠箧》篇用以毁骂孔子的学生，以表明老子的道术。他在《庚桑楚》篇提到老聃之徒庚桑楚（即亢桑子），偏得老聃之道，以居畏垒之山这件事，都是空言没有事实的。然而他善于编辑文字，分析辞句，故意捏造事情，以攻击驳斥儒家和墨家的学说，纵使是当世宿儒，也免不了要受他的批评。他的言词飘渺无边，随意而发，所以当时从王公大人以下，没有一个能够像器皿似的忤度他。



》》 庄子像

周显王三十年，楚威王闻知庄周贤能，于是派了大使，带着厚币去聘请他，请他做卿相。庄周笑笑对楚国大使说：“千金的确是重利，卿相的确是尊位，然而你难道没有见过天子在祭山川鬼神时所用的牺牛吗？这些牛被饲养好多年，然后被穿以彩绣的衣服，最后就被送进了太庙去做牺牲。在这个时候，虽然只想安分的做只小猪，还能办得到吗？请你赶快离去，不要损伤我的人格，我宁愿在潢污的小渠沟中游戏，也不愿被国君所约束，我宁愿终身不做官，以使自己的心志快乐。”

索隐 ①索隐申子名不害。按：别录云“京，今河南京县是也”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京县故城在郑州荥阳县东南二十里，郑之京邑也。”

②索隐拂音佛。言大忠之人，志在匡君于善，君初不从，则且退止，待君之说而又几谏，即不拂悟于君也。正义拂悟当

用法苛刻

索隐 申不害者，京人也^①，故郑之贱臣。学术以干韩昭侯，昭侯用为相。内修政教，外应诸侯，十五年。终申子之身，国治兵强，无侵韩者。

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。著书二篇，号曰申子。

韩非者，韩之诸公子也。喜刑名法术之学，而其归本于黄老。非为人口吃，不能道说，而善著书。与李斯俱事荀卿，斯自以为不如非。

非见韩之削弱，数以书谏韩王，韩王不能用。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，执势以御其臣下，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，反举浮淫

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。以为儒者用文乱法，而侠者以武犯禁。宽则宠名誉之人，急则用介冑之士。今者所养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养。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，观往者得失之变，故作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内外储》、《说林》、《说难》十余万言。然韩非知说之难，为《说难》书甚具，终死于秦，不能自脱。

《说难》曰：凡说之难，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；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；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。凡说之难，在知所说之心，可以吾说当之。

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，而说之以厚利，则见下节而遇卑贱，必弃远矣。所说出于厚利者也，而说之以名高，则见无心而远事情，必不收矣。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，而说之以名高，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；若说之以厚利，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。此之不可不知也。

夫事以密成，语以泄败。未必其身泄之也，而语及其所匿之事，如是者身危。贵人有过端，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，则身危。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，说行而有功则德亡，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，如是者身危。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，说者与知焉，则身危。彼显有所出事，乃自以为也故，说者与知焉，则身危。强之以其所必不为，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，身危。故曰：与之论大人，则以为间己；与之论细人，则以为粥权。论其所爱，则以为借资；论其所憎，则以为尝己。径省其辞，则不知而屈之；汎滥博文，则多而久之。顺事陈意，则曰怯懦而不尽；虑事广肆，则曰草野而倨侮。此说之难，不可不知也。

凡说之务，在知饰所说之所敬，而灭其所丑。彼自知其计，则毋以其失穷之；自勇其断，则毋以其敌怒之；自多其力，则毋以其难概

之。规异事与同计，誉异人与同行者，则以饰之无伤也。有与同失者，则明饰其无失也。大忠无所拂悟^③，辞言无所击排，乃申其辩知焉。此所以亲近不疑，知尽之难也。得旷日弥久，而周泽既渥，深计而不疑，交争而不罪，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，直指是非以饰其身，以此相持，此说之成也。

伊尹为庖，百里奚为虏，皆所由干其上也。故此二子者，皆圣人也，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，则非能仕之所设也。



》》 韩非像

宋有富人，天雨墙坏。其子曰“不筑且有盗”，其邻人之父亦云，暮而果大亡其财，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。昔者郑武公欲伐胡，

为“拂忤”，古字假借耳。拂，违也。忤，逆也。

③正义龙，蠹类也。故言“龙之为蠹”。

④索隐按：几，庶也。谓庶几于善谏说也。正义说者能不犯人主逆鳞，则庶几矣。

乃以其子妻之。因问群臣曰：“吾欲用兵，谁可伐者？”关其思曰：“胡可伐。”乃戮关其思，曰：“胡，兄弟之国也，子言伐之，何也？”胡君闻之，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。郑人袭胡，取之。此二说者，其知皆当矣，然而甚者为戮，薄者见疑。非知之难也，处知则难矣。

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卫君。卫国之法，窃驾君车者罪至刑。既而弥子之母病，人闻，往夜告之，弥子矫驾君车而出。君闻之而贤之曰：“孝哉，为母之故而犯刑罪！”与君游果园，弥子食桃而甘，不尽而奉君。君曰：“爱我哉，忘其口而念我！”及弥子色衰而爱弛，得罪于君。君曰：“是尝矫驾吾车，又尝食我以其余桃。”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，前见贤而获罪者，爱憎之至变也。故有爱于主，则知当而加亲；见憎于主，则罪当而加疏。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说之矣。

夫龙之为虫也^⑤，可扰狎而骑也。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，人有婴之，则必杀人。人主亦有逆鳞，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，则几矣^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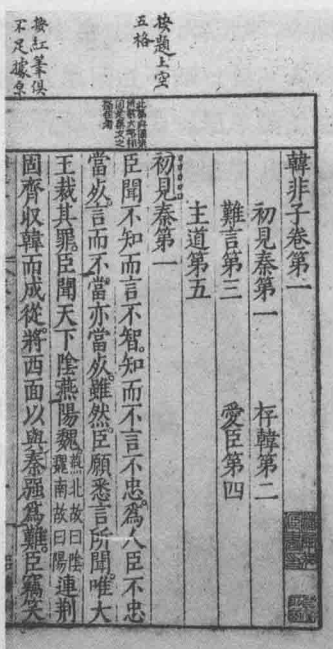
人或传其书至秦。秦王见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之书，曰：“嗟乎，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，死不恨矣！”李斯曰：“此韩非之所著书也。”秦因急攻韩。韩王始不用非，及急，乃遣非使秦。秦王悦之，未信用。李斯、姚贾害之，毁之曰：“韩非，韩之诸公子也。今王欲并诸侯，非终为韩不为秦，此人之情也。今王不用，久留而归之，此自遗患也，不如以过法诛之。”秦王以为然，下吏治非。李斯使人遗非药，使自杀。韩非欲自陈，不得见。秦王悔之，使人赦之，非已死矣。

申子、韩子皆著书，传于世，学者多有。余独悲韩子为《说难》而不能自脱耳。

申不害，是京县人（今河南荥阳县东南），原来是郑国的一个贱臣，后来学了刑名之法术，以求于韩昭侯，韩昭侯用他作为相，对内整饬政教，对外能应付诸侯之国，十五年间，国治兵强，诸侯之国没有人敢侵犯韩国。

申不害的学说，其理论系统是根源于黄老学说的，然而却主张刑名之学。著书二篇，其书名叫《申子》。

韩非，是韩国的贵族，爱好刑名法术的学说，而其理论系统根源于黄老之道，韩非生性口吃，不善于言说，却善于著书。跟李斯同时服侍荀子，李斯自认为才不及韩非。韩非看到韩国渐渐衰弱下去，屡次上书规谏韩王，但是韩王不能接受。于是韩非就痛恨国君治国不能讲求法制，不能用权势来统御臣下，不能使国家富强，兵力强大，也不能好好任用贤能的人，反而举用一些浮夸淫乱的人，以为他们是有能力有贡献的人。他又认为儒者常常用文词来扰乱法术，而任侠的人又常常用武力来干犯禁忌。法宽就恩宠到那些名誉之士，法严就要用到那些穿甲冑的武士。平日所培养的人，都不是所要用的，而一些所要用的又都不是平日所培养的人。他又悲伤那些清廉正直的臣子，不被邪曲枉乱之臣所容，体察古来国君得失之变异，所以



》》 韩非子书影

韩非，韩国贵族家庭出身，战国末年思想家，他把法、术、势思想溶为一炉，大大丰富了法家学说的思想内涵，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。